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532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去外甥女家做客

南京明前茶

夏天快结束时,子津成功入职上海的一家外企,为上班方便,她改租了窗口可见“魔都地标三件套”的公寓洋房。阿虹和妹妹知晓消息,来与外甥女商议:以后,若公司安排你去海外培训或出差拓展业务,我们可否来上海游玩借住数日。

阿虹与妹妹都超过50岁,有15天年假,分别生活在南京和苏州,自家孩子读完研究生工作了,但离结婚生子还有些时日,因此,这也是这对中年姐妹一生中负担最轻的时候,她们觉得,来上海看展览、听音乐会、逛杂货店,十分滋养情绪和灵魂,另外,她们还是脱口秀发烧友,想来这里参加开放麦,可以“一笑解千愁”。她们也渴望来上海City Walk,拍摄多幢历史建筑的全貌和细节,成为她们个人视频号的核心素材。“你不在上海时,我们借住你的公寓,可以买菜做饭,还省了住宿费,你也不必担心人走了,猫和植物无人照料。”

子津热烈响应这一提议。她记得自己在上一个公司工作时,出差前一定要把猫送到宠物店关笼子,从宠物寄养店接回后,一向敏感胆小的猫整日哀叫不已,子津为了安抚它,强行抱持它,它必然恼怒抓挠主人。猫的眼中盛满困惑与愤怒,那眼神好像在说:“你还知道回来?你凭什么抛弃我,让我关在笼子里不得自由?”

秋天,子津去新公司报到,前往新加坡参加培训前,她与两位姨妈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见面,交付公寓的钥匙和几张手绘地图,地图上,她特意标注了去开放麦、去博物馆、去历史建筑群的公交地铁换乘线路。子津细心交代:今天是拖着箱子直接从公司去机场,家里的床单被套都没来得及换,干净的床单被套、浴巾、牙刷牙膏和拖鞋,分别放在哪里。见外甥女如此操心,阿虹笑了:“你快放心吧,我们会照顾好自己,也会照顾好你的猫。”

一周时间眨眼就过去了,阿虹和妹妹打道回府前,将钥匙封好,交给子津公司的前台,完成无缝交接。

子津回家,一开门,猫就扑过来,围绕着她欢蹦乱跳,各种撒娇,欢闹片刻后,猫纵身攀上爬架,展示了身手的矫健和情绪的高昂。接着,子津看到餐桌上新出现的复古色蝴蝶兰,一根长长的花茎上,十几朵花正在怒放。子津与猫亲昵片刻,习惯性地去拿饮料,突然发现,自己临走时还空着一大半的冰箱,这会儿装满了新鲜水果和蔬菜。冰箱门上吸着卡片,上面写着:“包了100多个大馄饨,有小白菜猪肉馅的,也有芹菜虾仁馅的,都分装成8个一袋的小包,冻在冷冻室里了。”子津摩挲卡片,心头涌起热浪:这种静悄悄的关怀,也只有把她当女儿看的人,才能做到吧。

走过半开放的小客厅,子津的眼睛再次睁大了:床上用品也换了,莫兰迪色的枕套、床单和被套,明显不是家里原有的。子津最喜欢的玩偶抱枕靠在床头,怀中抱着卡片,卡片上是阿虹的笔迹:“见你的床上用品都得起毛了,我们给你买了细麻床单等换上,旧的还可以用,我们洗干净带走,不占你衣橱的空间。另外,发现床垫过硬,特买了一个薄乳胶床垫垫上,如果你不习惯睡它,可把它剪开,垫在猫窝里,等天冷了,猫会很暖和。”在卡片的最后,阿虹带点揣揣地写道:希望我们的自作主张,不会让你觉得被打扰、被冒犯。

这怎么会?就算子津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,她也记得两位姨妈暖融融的笑脸。子津五岁时,第一次被阿虹带到上海,去外滩坐渡轮,去红房子吃红烩牛肉饭,去买轻巧的圆头皮鞋并看芭蕾舞演出,那时候,她稚嫩的小脑瓜里就有一个隐约的念头:她喜欢这里,喜欢上海柔性的、灵透的气韵,喜欢梧桐树在老洋房上洒下的晃晃悠悠的光斑,或许有一天,她会来上海生活。时光荏苒,20多年倏忽而过,如今,轮到为其引路的姨妈们来体验上海了,这不啻为一个巧妙又有趣的轮回。子津暗下决心:下次,姨妈们再来时,她要请一天假,带她们走一走自己发现的宝藏街巷,让那些只有本地人才能领会的美和愉悦,像一滴夜露,浸透姨妈们的心。

算是修成了正果。

一棵草,与一棵树相比,简直太微不足道了。身为草,任凭它们怎样地努力生长也无法与树木比高度,更做不到参天蔽日。草,好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它们看起来就在本分地做着自己,没有丝毫的非分之想。然而,面对阳光、空气、雨水和土壤,它们生的希望其实比任何的生命都要迫切,只要能生根,就不肯错过,细小的缝隙里,坚硬的石头上,还有墙头屋顶上,它们都不可思议地冒出角。一旦立足,就立刻呈现一片绿,那是生命的绿,那是甘愿屈服的象征。争取到了安身立命的机会后,它们所能做的便是加倍珍惜,体验生命的全过程。

秋草在泛黄,秋虫在歌唱,秋天的故事,在慢慢进入高潮。此时的我,更醉心于那阵阵的暗香……

鳞片在夕照里反射着碎金般的光。母亲忙把鱼接过去刮鳞剖肚,我蹲在旁边看,鱼腥气扑面钻鼻。待鱼下锅煎得两面焦黄,她再倒入井水,撒一把碧绿莼菜。灶膛内柴火噼啪作响,锅盖边缘热气蒸腾,鱼香与莼菜那特有的气息交融弥漫,整个屋子都浸在令人昏醉的鲜香里了。

那晚的鲈鱼莼菜羹,鱼白如雪,莼菜似翡翠沉浮于汤中。我捧碗喝汤,鲜浓滋味直入肺腑,烫得舌尖微麻,却也顾不得许多。隔壁阿婆恰巧来串门,母亲忙匀了一碗端去。阿婆也不推辞,就着我家门墩坐下,一口鱼汤下肚,眼角的皱纹里便漾开了笑意,映着灶膛跳动的火影。羹汤的暖香缭绕中,秋夜似乎也慢下脚步,凝结成檐下露水,静听人间絮语。

如今我离开故乡久矣,每到秋深,城中便如约摆满了莼菜与鲈鱼,然而却总寻不回当年的滋味。原来莼鲈之思,非在舌上,而在心上。那鱼羹的鲜浓,原是揉进了菱塘的波光、河滨的水汽、灶膛的暖焰与邻里的笑语。

故乡的莼鲈,早已不单是盘中之物,那是被岁月风干的乡愁,沉在血脉里,每逢秋浓便随北风一同涨潮。

## 微光汇聚星河

南京周世青

江苏泗阳,是我生命地图上无法绕过的坐标。20世纪70年代,我随父母下放,在此度过近九年岁月。今年国庆假期,我再度踏上这片土地,探望相交五十三载的挚友冯锦超君。

锦超比我六岁,退休前曾任泗阳县临河乡房湖小学校长。他既是我步入社会结识的首批同事,也是我此生维系最久的知己。双重情谊,使他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存在。

1972年春,我从临河中学高中毕业回到房湖一队,恰逢房湖小学筹建。校址选在五队队房西侧,校舍是土墙灰瓦平房。从沈圩小学调回的锦超担任初二数学,我被抽来教初一语文。

我与锦超初见如故。他是洋河中学高中毕业后回乡任教的。彼时虽刚执教几年,却深谙教学之道,讲课深入浅出,于我犹如启蒙之师。我们都热爱体育,他打篮球身姿轻盈矫健,我的乒乓球在全公社稳居前三。县城每有赛事,常一道骑车前往,往返六十里路,一路谈笑风生。犹记同去观看朝鲜电影《鲜花盛开的村庄》,路上苏北雪夜的刺骨寒风与银幕上的春暖花间交织成难忘的画面。

那时锦超作为普通农家的长子,肩负照顾弟妹的重担,虽生活艰辛却始终保持着整洁的仪容——银灰中山装和白色运动鞋,彰显那个时代青年学子的风骨。记得有次去他家,执意留我吃饭却发现家中无油。他向邻居借了一小勺油,倒在麦秸扎成的“油絮”上,炒菜前在锅底轻轻一擦。那顿饭,让我吃出了生活最本真的苦涩与温情,连同油絮擦锅底时的滋滋声响一直珍藏在我的心底。

1973年的一个秋夜,我受命赴房湖大队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经验材料。煤油灯下,锦超相伴在侧。午夜,他从隔壁表哥家的鸡窝里捉来半大公鸡,又从屋后地里薅来秋豆。不多时,锅中炖着公鸡毛豆,锅边贴着玉米饼,热气氤氲,满屋生香。那顿饥馑年代的“盛宴”激发了我的文思,所写经验材料被选中参加淮阴地区会议交流。会前,我去地委招待所改稿恰与知青典型方玉的丈夫同居一室。这些际遇都成了我们共同的宝贵记忆。

在房小执教两年后,我被抽调去公社,先后从事文字、宣传等工作。虽与锦超不再是同事,但兄弟般的情谊难以割舍。1978年我考入南京师范学院,毕业留宁工作。此后数十年我们分隔两地,却始终在教育战线上并肩前行。

如今锦超已七十有八,他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家乡的教育——历经二十三载民师生涯后转为公办教师,在教师、校长和乡成教主管等多岗奉献,直至2007年光荣退休。在锦超的身上,我看到了中国乡村教育不弯的脊梁。

回泗的当晚,我与锦超重逢。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无情的刻痕,但精神依旧矍铄。他将亲友悉数邀至。席间,大家谈笑风生,其乐融融。得知锦超退休生活优渥,儿孙满堂且皆有所成,我由衷欣慰。这一代教育人的坚守,终获岁月的馈赠。

临别时,秋雨潇潇,暮色苍苍。凝望这片承载青春记忆的土地,我心中涌起无限感慨。在广袤的乡野间,有无数像锦超一样的乡村教师,虽个体微光渺渺,但亿万微光汇聚,便成了改变无数人命运、照亮一个时代的璀璨星河。他们的奉献成为共和国教育史诗中,最质朴也最不可或缺的篇章。

车上,不经意间听到两位男士之间的聊天,聊起单位的业务科室和同事。

我听到其中一位男士问另一位年长者科室负责人是谁。年长者说:“哦,她曾是我师妹,当时我有重任,就推荐了她当负责人。”男的又问:“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”年长者思考了一会:“她,应该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。”

想起同学结婚时,她父亲将她拉到一旁,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要好好学着过日子。”同学回道:“过日子还不简单?谁要学那老一套。”可不久,同学说,她成了月光族,她和爱人相互指责,无奈地喊:“这日子,没法过了。”此时,同学才认真思索,过怎样的日子才是好日子?她突然想到她的母亲,那时每月除了衣食住行的钱,余下的钱反复清点,用手帕仔细包好。平日里父母在田间默契配合,播种时,一个挖坑,一个下种,收割时,一个割麦,一个捆扎,每到开学,即使家中经济拮据,父亲定要割肉剁馅,母亲定要面和擀皮。父母亲过日子,从未有过争吵,只有相濡以沫的陪伴。

在生活的轨道上缓缓而行,岁月的辙印里满是“过日子”的芬芳,这就是好好过日子的人吧。

年轻时喜欢苏轼,是因为喜欢他写过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,后来喜欢苏轼,是读懂了他的人生,喜欢上了他对生命浮沉的旷达态度。一连串被贬,又一如既往地云淡风轻,既能居庙堂之高,也能处江湖之远,而且能把艰辛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这应该是人世间最热气腾腾的画面。

车到站了,我的思绪被拉回,我看到车窗外,一位腿残疾的女孩认真调整三脚架自拍,她突然转向一位游客:“你好,我是到这边签订合同的,能帮我拍张背影吗?要带上整个天空哦!”照片定格时,她舒展双臂的姿态像要拥抱整个宇宙,她的笑容里,似乎在练习接纳与包容。

日子,原来是有生命的,“日”字里的那一横或许指的是自己,照顾好自己心情,珍惜每一天的时光。生活是质朴地向内探索,无关他人的目光,这大概就是会过日子的人吧。

南京陈思

## 秋草香

安徽怀宁范方启

从一片泛出微黄的草地边经过,凉爽的风,捎来的是阵阵成熟的馨香。举目四望,除了草还是草,哪里来的香气?春天,路过草地,自然少不掉幽香飘忽而至,寻香,一眼就发现了草地上开满的小野花,是它们给平实的小草注入了别样的气息。现在看来,我的想法显然有些片面和狭隘,去掉小野花,草的本身不也一样芬芳怡人吗?夏天,草地还是蕴含着芳香,我那时总以为那些气息可能与春天小野花的遗留有关,事实上,我又错了,草木生长的过程原来是一直在展现着生机与活力的。无需多想了,此刻的香气肯定与草有关。

此刻,我该弯下腰身打量起脚边的这些小生命。进入秋天了,这个收获的季节,小草是做不到无动于衷的,它们也在结果,不管果子小到了何种的程度,但那依然是果子,照样也

## 莼鲈之思

湖南长沙陈蓉

这城里的秋光,与故乡不同。故乡的秋浓,最先凝于菱塘上。水面浮着团团暗绿圆叶,母亲划小船拨开绿障,我便伏在船沿,伸手去探水下秘藏的珍宝。水凉得刺骨,却终究在深处摸到那些棱角坚硬的宝贝,带刺的硬壳沾着湿泥。拖出水后,菱角在船底滚作一堆,像些笨拙的顽石。

船靠岸后,母亲坐在柳树下剥菱角。她粗糙的手握紧铁钳用力一夹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暗红硬壳绽开,露出里面雪白脆嫩的菱肉。菱角壳在瓦盆里蹦跳作响,那清甜气弥漫开来,引得水鸟掠过苇丛时也频频回头张望——人间秋味已浓,连鸟儿也解馋了。

秋意更深时,老屋后窄窄的河浜上,莼菜便铺开了软绿毯子。母亲赤脚立于水中,俯身捞起那些黏糊糊的绿叶子,小心放入竹篮。莼菜滑溜溜的叶片上粘满晶莹剔透,像河湾自酿的柔润泪珠。莼菜在故乡不算稀罕物,可一旦采回下锅,与河里活蹦乱跳的细小鱼虾同煮,便升腾起一种奇异的鲜美,那是水泽深处悄然奉献给秋日的神奇馈赠。

记得一次薄暮,父亲肩扛渔网回家,网上水珠淋漓,一条肥硕鲈鱼正于网中挣扎跳跃,